

图书馆 男孩

(美) 保罗·格里芬 著 林玮 译

When Friendship Followed Me Hom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馆 男孩

(美) 保罗·格里芬 著 林玮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图书馆男孩 / (美) 保罗·格里芬著; 林玮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306-7422-2

I. ①图… II. ①保… ②林… III. ①儿童小说—长
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0474号

图书馆男孩

(美) 保罗·格里芬 著
林玮 译

出版方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发行方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郭 瑛

特邀编辑 杜益萍 赵 娟

装帧设计 李照祥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00千

版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06-7422-2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1

胖墩莫尔德

只有傻子才会相信魔术师——我吃了好多苦头才领悟到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成了一名魔术师的助手——信不信由你。这主要怪那个彩虹女孩，至于其他原因，我只能归咎于那只叫跳跳的小狗了。

这场麻烦始于我七年级的第二个周五。当时我们正在排队买午饭，达蒙·雷伯恩没来由地将我推出了队伍。“谢了，科芬！”他说。

“谢什么？”我问。

“主动要求给我买比萨！”

如果你认为，这么点威胁就能让我把买比萨的钱送给达

蒙·雷伯恩这种家伙，那你真是太了解我了。雷伯恩给了我后脑勺一巴掌，然后插到了队伍的前边。

“你可比他高十五厘米，科芬！”说这话的，是一个比雷伯恩还矮十五厘米的小个子。他叫恰奇·马尔，可大家都叫他“胖墩莫尔德”。“你应该给他一拳！现在，他知道你懦弱可欺，以后就更肆无忌惮了。”

“《帝国反击战》中尤达说过，”我回答他，“绝地武士只把原力用于求知和防御，决不用于攻击。”

“你应该捍卫自己吃肉丸比萨的权利，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莫尔德说道，“尤达也说过，别当懦夫。”

“尤达从来不用‘懦夫’这个词。”

“他说，‘恐惧是通向黑暗之路’。喂，哥们儿，这句是他在《幽灵的威胁》里说的吧？”

在这件事情上，莫尔德的话毋庸置疑。他有很多《星球大战》系列的T恤和海报。我推着他前往我们的秘密据点，远处那个放着无人光顾的垃圾桶的阴暗角落。莫尔德拿出一个印着十五厘米长的尤达画像的防潮纸袋，他妈妈在纸袋上贴了张便笺。便笺长得几乎覆盖了莫尔德的偶像，上边写着“爱你☺”。莫尔德随手扔掉便笺，从袋子里掏出一大块三明治，整个儿塞进嘴里。“你压根儿没想过分我一点吗？”我说，“拜托，莫尔德，你根本就吃不完一整个三明治！”

“看我！”恰奇忽然说，“天哪，她朝这边来了。”

平托太太款款地向我们走来。不论作为校长还是普通人，她都相当漂亮。“嗨，小伙子们。”她招呼道。

“我们很好，您呢？”莫尔德回道。

“如果有什么需要，就来办公室找我，知道吗？”

“好的，您也一样。”莫尔德回答。

平托太太离开时，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她刚才竟然拍了你！”恰奇叫道，“你，一个窝囊废，平托太太竟然碰了一个窝囊废的肩膀！大约四个小时前，我还给她发了一个眨眼的表情。算了！你干吗这么盯着我？哥们儿，表情符号，懂吗？你是从石器时代穿越来的吗？”

“我知道眨眼符号，我只是无法相信你竟然给她发了一个。”

“所以呢？”

“她太老了，莫尔德，她好像有三十岁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在脸书上，眨眼是无上崇敬的意思。就像有人鼓励你时，你会朝他眨眼一样。真的，相信我。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传统礼仪。就像你因为臣服于她的魅力，会朝她鞠躬一样。”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发鞠躬表情给她？”

“因为脸书上没有那个表情，傻瓜。不能因为她长得漂亮，我就不把她当偶像了。你知道吗，她是个智慧超群的完美的人。”

“所以你是在朝她的智慧眨眼？”

“你知道什么?! 你连脸书账号都没有。我发誓，这千真万确。在许多文化中，不发送眨眼表情会被认为很无礼。”说着，莫尔德挥手赶飞了一只停在他嘴角花生酱上的苍蝇，那块花生酱看上去就像一条黏糊糊的鼻涕。

我不得不相信他所说的。因为，首先，当一个人说谎的时候，你是可以分辨出来的，而莫尔德看上去确实不像在说谎；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说得没错，我确实没玩过脸书。交朋友这一类的事，我真不擅长。就算是莫尔德，他更多时候也是在气我而不是支持我。我搬来这个街区还不足两年，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等妈妈一退休，我们就会搬往佛罗里达州。妈妈说，那里生活成本不高，我们可以生活得很好。所以，既然很快就要离开了，还干吗费心去交朋友呢？

“恰奇，真的一口都不给吗？”我问。

“做梦。”他回道。也许他说的是其他发音相近的话，我也听不清，因为黏糊糊的三明治塞满了他的牙套。

2

《帝国传承》

当放学铃声响起时，我已经饥肠辘辘。不过终于迎来了自由自在的周末。我沿着木板路向图书馆走去。洛伦兹太太总会放一盘趣多多饼干在前台桌子上。

我对被抢走买比萨钱这件事深表遗憾。但在九月的科尼岛，在这样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你根本悲伤不起来。海面波光粼粼，空气中满是又咸又甜的味道，我的有声书快到达高潮部分。显然，要是被抓到随身带着一本纸质书，那无异于自找麻烦。我调大耳机中蒂莫西·赞恩的《帝国传承》的音量。故事的发展看起来对汉·索洛非常不利，索龙的战士们齐聚到了千年隼号飞船上。正在这时，读书声戛然而止。有人从

后面跟上来，猛地扯掉了我的耳机。

“谁会买黄色的耳机？”这个名叫安吉丽娜·卡拉梅洛的女孩嘲笑道。尽管她是达蒙·雷伯恩的朋友，你也不得不承认，她真的非常漂亮。“跟你耳朵里结出了柠檬似的。”

“更何况你还丢了一根耳机线。”安吉丽娜最要好的朋友——朗达·格罗姆斯基说道，而她手里甩着的正是我那根“丢了”的耳机线。“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跳级的。你是怎么做到这么逊，同时又这么可爱的呢？”

“嘿！”安吉丽娜说着，把耳机扔还给我。紧接着，朗达用力推了我一把，力气大到我嘴里的口香糖都飞了出来。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朗达·格罗姆斯基，这个在我们年级漂亮女生中排名第十一位的女孩曾说过——我，本·科芬并不真的那么令人讨厌。虽然她刚说完这句话就给了我狠狠一击，而且她的名字听起来也怪怪的。说起来，我的名字也差不多——总会让人想到僵尸涌出的地方^①。我觉得我们俩在一定程度上挺般配的——撇开她性格刻薄不谈的话。

从我这儿望去，恰好能看到达蒙·雷伯恩正走过来。这意味着我得离开了，并且越快越好。

到达图书馆时，我已经有点气喘吁吁了。虽说逃得没有

① 本·科芬的姓氏“科芬”(Coffin)意为“棺材、灵柩”。

全速冲刺那么快，但哮喘还是发作了，而且我还忘了带吸入器。幸好那玩意儿被洛伦兹太太捡到了。“你又把吸入器落在窗台上了。”她说，推给我一本书，“我想让你读读这个。我女儿一直不停地跟我聊这本书。我觉得在读之前，有必要听听另一个人的意见。”

是杰奎琳·伍德森的《羽毛》。“它看起来不像科幻小说。”我说道。

“你不要先入为主，”洛伦兹太太说，“本，你会爱上它的，相信我。”

“就凭您刚说您还没读过？”

“与其站在这里和我争辩，为什么不赶紧开始读呢？”

“这是女孩写的书。”我抗议道。

“那又怎样？”

“正如您所见，我是个男人。”

“拿几块饼干吧，男人。对了，你可以把防火门留道缝。”

在我哮喘发作时，洛伦兹太太总会允许我这么做。从门缝吹进来的微风会让我感觉好一点。这一刻，我还不知道我的生活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因为被安吉丽娜和朗达拦下，进而被雷伯恩追赶，引发哮喘发作，给防火门留了道缝。

我用一本脏兮兮的百科全书撑开那道门。那是洛伦兹太

太竭力向所有人推荐的一套百科全书中的一册——第十卷，从单词“庞大”开始，到单词“口臭”结束。然后我坐到了那张隐藏在书架后方的书桌前。周围的墙上挂着好些巨幅照片，都是旧日科尼岛的风光，那时的科尼岛海岸还是美国最著名的海滩。我最喜欢的照片名叫《夜之梦境》，拍的是一九〇五年的月神乐园——一座海上游乐园，画面中高塔正发出太阳般温煦的光芒，就像天使想起最美好的事情时焕发出的光芒一般。

我举起吸入器深吸一口气，目光落在《羽毛》上。你猜这本书的封面是什么？没错，一根羽毛。没有宇宙飞船，没有正在爆炸的死星^①，甚至连一把俗滥的激光剑都没有。故事大致是这样的：学校来了一名新同学，有人叫他“耶稣男孩”，还有人认为他是“怪胎”，总是欺负他。我和这个男孩有些相似。我不是说被欺负的部分，而是我也总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都觉得陌生。我不知道在生活中我能融入哪里，该做什么，或者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像我生来就是个错误。

我很快就读到了《羽毛》的最后一页。故事戛然而止，会让你忍不住为书中角色接下来的命运感到担忧，就像他们真是

^①《星球大战》中的超级武器，一种卫星大小的战斗空间站，里面藏有能摧毁整个行星的超级激光炮。

你的朋友一般——不会让你发火的那种。弗兰妮——故事的讲述者，希望成为一名作家。她的老师告诉她，每一天都会有属于这一天的特殊时刻，要留心这些时刻，随手把它们记录下来。对此，我表示认同。我相信蒂莫西·赞恩在创作《帝国传承》的时候，也做过这种记录。但当我读到老师关于这些“特殊时刻”的另外一些观点时，就不那么认同了。她说：“有些时刻会很完美，充满光明、希望和欢乐。这些时刻将会永远、永远伴随我们。”

这纯粹是鬼扯。这世上没有什么能永垂不朽。这是科学事实。事情发生，然后结束，谁也无法让它们重现。

爱因斯坦曾说，我们可以穿越到未来，宇航员们证实了这一说法。宇航员同步设置了二十个时钟，然后把其中十个带去了太空。他们在太空中待了六个月，每天都以一万七千公里的时速绕地环行，也就是几乎每秒五公里。当他们降落后，留在航天地面指挥中心的时钟均比带入太空的时钟快了零点零零七秒。你明白发生了什么吗？他们曾进入到未来的零点零零七秒里。如果你不相信，大可以去查阅资料。这意味着，如果你飞行的速度足够快，比如达到光速，那么当你返回地球时，时钟将会提前许多年，那你就闯进了遥远的未来之中。现在重点来了：爱因斯坦用同样的数学原理，证明了我们绝无可能回到过去。

我盯着《夜之梦镜》里一九〇五年的月神乐园。我永远都不可能到达那里，也永远无法感受那些金色和银色的光芒落在脸上的安宁感，更永远无法从那个灯塔的顶端远眺这个世界。我永远也不会相信魔法是真的。

这时，防火门外传来一阵猫的嘶嘶叫声。它在警告巷子深处的某样东西。接着，猫像怒了似的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就像被魔鬼附了身一般。

3

恶魔、狗和女王

我走进巷子。被那只猫吓得够呛的是一只比它要小得多的狗。

我赶跑了猫，只剩那只小狗抖成一团。它的毛脏得全都黏在一起，舌头耷拉在嘴角，两眼浑浊，目光涣散。它的尾巴被咬掉了一截，弯曲着夹在双腿之间，整个身体就像只虾米一样蜷缩着。它大概有八斤重，灰色的口鼻证明它已不再年轻。我走过去，想要拍拍它。它闪身躲开，随即惊慌地跑出了巷子。我急忙跟上去寻找，可它消失不见了。

我把《羽毛》还给洛伦兹太太。

“怎么样？”她问。

“令人心烦。”

“那很好嘛！”她说。

“很好？”

“为什么会感到心烦，本？”

“我不知道。您能帮我保管一下吗？”

“你不想把它带回家吗？”她说。

“我今天忘带背包了。”

“它只有一百二十五克，更别说它的名字还叫《羽毛》。你拿不动？”

我望向窗外。一群家伙正在人人都往里面丢垃圾的免费报箱旁游荡。他们会把《羽毛》从我手里抢走、撕烂，弗兰妮和“耶稣男孩”将会支离破碎，随风飘散。“你怎么知道这本书只有一百二十五克？”我问道。

“我猜的。”她把书放到邮资秤上：一百二十五克，分毫不差。

“您太神了！”我惊叹道。

她点点头，靠近我耳语道：“我可是个图书管理员。”她写了一张便笺，贴到书上。然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她双肩颤抖，我发誓她快要哭出来了。“不要落了你的吸入器。”她说把书放到一边，去帮另一个孩子查找游戏光碟。我俯身靠近前台去看便笺，上边只有几个字：给我的本。

明年，和妈妈搬去迈阿密以后，我肯定会想念洛伦兹太太的。这让我几乎想注册脸书。如果不上脸书，那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注册好之后，我要给洛伦兹太太发一个大大的眨眼表情，感谢过去两年里她对我的关照，更别提她那惊人的智慧了。每天我都会给她发眨眼表情。

那女孩进门时，我正开门准备出去。我扶着门等她先进。她头戴一顶柠檬绿的贝雷帽，鼻梁上架着一副超大的太阳眼镜，脖子上围着闪闪发光的围巾，上身穿一件嵌有金色扣子的红夹克——尽管室外大约有摄氏二十四度，她还是把夹克的扣子一直扣到了脖子。她手上戴着紫色的露指手套，脚上是一双亮粉色的高帮鞋。她这一身几乎涵括了彩虹的所有颜色。她的背包是网状的，透过里边装着的书，别人一眼就能看出她有多么博学。

外面那些坏家伙没有纠缠她——没人敢！她是这样的女孩：如果你对她的书、手套或其他什么东西评头论足，她会立刻反唇相讥，让你自惭形秽、无地自容，而且是当着你所有朋友的面。所以，即使最愚蠢的家伙也知道，不要去招惹这样一位女王。

她简直就像个男生。她停下脚步，查看手机短信，而我呢，就站在那儿为她扶着该死的门，直到她查看完短信，又回复完毕。接着她从我身边径直走了进去，连句“谢谢”都没有。

“不用客气！”我说——不，我并没有说出口，而是悻悻地离开了。

已经下午五点半了，妈妈希望我可以六点到家，帮她准备晚饭。海潮就要来了，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咸味，呛得人直咳嗽。碎纸片在街道上随风飞舞。我忽然有种感觉：我被跟踪了。

我转过身去。眼前的美人鱼大道上挤满了下班回家的人，但没有人看起来对我感兴趣。我朝海王星大道走去，那里没那么拥挤。现在，我百分之百肯定，有谁在跟踪我。我猛地转过身，看到了它。